

# 梦想与超越

郭志豪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经过八个月的拍摄和制作，2019年《日出·上海》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这是《日出·上海》系列片的第六集，也是《日出·上海》系列拍摄和制作最有韵味的一集。

为了拍好日出上海，坚持一份匠心，我几乎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就起来观天察色了。一部短短的五分钟片子的镜头，是从200多架次的航拍，1280G的素材，3764个镜头中精编而成的，它记录了2018年上海从黎明到日出的秀丽景色。有些镜头和画面，也许大家从未见过，殊不知上海也有如此美妙的景与色吧。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上空航拍，无人机连续飞行时间一般只有十分钟，飞行范围只有一公里。危险性很大，拍摄难度极高。因此，选取哪些点拍摄，是要求拍摄者十分精准去定位的。每次拍摄前，我都会仔细研究、实地踏访，精心选择无人机的起落地点。多年的电视新闻报道经历，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建设进程，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也给拍摄带来了更多崭新的视角。在选择拍摄地点时，我会充分

考虑城市历史、发展轨迹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尽可能反映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如长江口黄浦江、苏州河、外滩、陆家嘴、南浦大桥、高架立交、火车站以及大型居民区、体育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可以说，《日出·上海》的每一个景，都有一段故事，都包含着一段历史。去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9年《日出·上海》的航拍对象自然离不开浦东陆家嘴和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三大建筑。虽然每年《日出·上海》都会拍摄这些地标性建筑，但同景不同高，同景不同光，同景不同色，同景不同意境和韵味。这四同四不同，就是《日出·上海》系列的特色之一，看似容易，其实更难。

2019年《日出·上海》拍摄的主要内容有：浦东改革开放28年的代表陆家嘴中，高420米的金茂大厦、高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世界最高建筑之一的高632米的上海中心。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楼是上海的象征；而具有95年房龄的上海最早著名公寓式建筑武康大楼，则是一代上海文化人居住的地方。2012年建成

的天马山射电望远镜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射电望远镜——65米口径的射电天文望远镜是中国的天眼、上海的骄傲。百年上海古镇朱家角，在晨光的照耀下，更是具有一番上海传统的韵味。上海建成的虹桥绿地等成百上千个绿地和苏州河沿岸文创园，已成为广大市民晨练和休闲的首选。今年上海解放70周年，成立70周年的上海电台，是“上海解放了”最嘹亮的回响。

2019年《日出·上海》播出后，我曾收到观者这样的来信：喜悦中，迎来了崭新的一年。谢谢你饱含激情的匠心构思，独到的手法、卓越的意境、不凡的视界为我们捕捉到了，那喷薄欲出、摄人心魄的日出瞬间；为我们铺展了那精美绝伦、叹为观止的延绵画卷。日出映上海，婀娜娇美，喜又新颜；帧幅锦绣惊艳，浓墨重彩，醉人难眠；朝思暮想间，不尽有多少念念眷恋，魂绕梦牵里，更平添起丝丝缠绵。这，是日出的上海，是东方的上海，是新时代的上海，是中国梦的上海。这，是我、是他出生的家园，成长的依赖，骄傲的故乡。我想，也许《日出·上海》虽不

能承载太多太多的想法内容，但简洁、安宁和唯美的镜头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和独有的韵味，它原汁原味地让人们欣赏到了，难得一见的上海日出景象。

四年以来，我坚持凌晨起来航拍日出，只是源于对这座城市的敬畏和热爱。记录的是天象，留下的却是上海珍贵的历史。有人说，我是电影界和摄影界迎接上海第一缕阳光最多的人。想想也是，1400多天的坚守，无数梦境被称职的闹钟打断。但是，梦想远比梦境重要，心中有梦，无畏早起。心有梦，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和超越。

因为你来，所以我等。因此有人说，我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情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对这座城市有着深深的爱。以朝阳为笔，用城市作纸，我的初衷就是，让上海人更爱上海，让新上海人更喜欢上海，让外国友人和海外同胞进一步了解上海。

曾经爱过，就初心不变。旭日东升的镜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也许，为实现梦想与超越，是我们50后这代上海电视人的不懈追求！



浦江两岸(摄影) 郭志豪

## 文苑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袁孝铭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红旗渠

孟好转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凭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在峥嵘岁月，林县人民曾经苦战十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写下了一代人艰苦奋斗的光辉篇章，让红旗渠精神感动了当时的整个中国。那年5月，我走过红旗渠，在奔腾的浪花中，留下了一番深沉的感慨。

我登上太行山巅  
随三千里红旗渠水  
奔腾激越  
我登上太行山巅  
揽六十年长风远云  
连绵逶迤  
我登上太行山巅啊  
看红旗渠精神  
迎风  
飘扬成  
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我是从那个干渴的记忆中  
走来的  
跑三十里地挑水吃  
干渴的记忆  
就是干渴的岁月  
在这里  
每一颗水珠  
都是一次生命的维持  
在这里  
每一颗水珠  
都是一次生命的警示  
那一年的特大干旱  
生命  
就是一片扬着尘的土  
生命  
就是一块冒着烟的石  
生命  
就是大口大口喘着气的  
难以为继的生计

我是从那一种起伏的渴望中  
走来的  
湿润的风蓦然吹了过来  
吹起韵  
吹起律  
吹起挥挥洒洒的激越  
吹起响亮亮的游戏  
在御风而行的盘山路上  
升腾云的梦  
飘洒雨的梦  
在御风而行的盘山路上

奔流江河的梦  
汹涌一波一波活泛的梦  
因为  
梦是水声  
梦是我们血管里  
涨潮的血  
在十万修渠大军中  
我看见了  
卷起铺盖和炊具的自己  
在十万修渠大军中  
我看见了  
扛起钢钎和炮锤的自己  
在十万修渠大军中  
我看见了  
推着吱吱扭扭小推车的自己  
以无私无畏的气魄与豪迈  
哪怕再难，哪怕再险……  
我们一起  
去削平一座座山头  
我们一起  
去架设一条条渡槽  
我们一起  
去开凿一孔孔隧洞  
我们一起  
在巍峨雄险的太行山  
悬崖绝壁之上  
去创造一个个奇迹

奇迹  
就是一锤一钎凿出来的  
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  
红旗渠  
因为干渴的记忆  
它也叫生命渠  
因为起伏的渴望  
它也叫幸福渠

奇迹  
就是一锤一钎凿出来的  
整座太行山壁上的英雄雕像  
  
十万个自己  
用红旗渠的水洗洗眼睛吧

看看  
我们曾经做过的梦  
水流湍急  
用红旗渠的水润咽喉吧吧  
唱唱  
我们曾经的豪迈振奋  
充满底气  
用红旗渠的水沁沁心肺吧  
想想  
红旗渠生发的源源不断的内容  
感天而动地  
十年的呕心沥血  
凝聚着对民生的无比关切  
十年的胼手胝足  
延伸着对未来的深刻启迪

劈山引水  
修渠10年  
英雄辈出  
是的，每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  
每一个参与修渠的人  
都把自己雕琢成一个英雄的雕像  
那么，就让三千里红旗渠水  
奔腾激越  
去接受一次洗礼  
揽六十年长风远云  
连绵逶迤  
去形成一种默契

我登上太行山巅  
看红旗渠精神  
迎风  
飘扬成一面旗帜  
永不褪色

## 走过长乐路

马尚龙

上海市中心有好几条马路，虽然不很长，却还是可以区分出一段一段。走过长乐路，长乐路也恰是这样。最早的长乐路仅仅是瑞金二路到茂名路一段，取名蒲石路，那是1914年的事情了。而后蒲石路向西和向东延伸。向西延伸及至华山路，为上海西区的一部分，是所谓的“上只角”；向东延伸则是市井气息渐浓。东西格局很像与之平行的巨鹿路。

三千多米长的长乐路，大约可以分为三段，每一段的历史不一样，格调不一样，气息也不一样。我将华山路至常熟路这一段的长乐路看作西段，常熟路至瑞金二路的长乐路看作中段，余下的便是东段了。东段长乐路，虽然没有可以贴上大上海标签的楼宇，虽然没有西区生活的宁静，不过东段的市井，东段的风情，东段的故事，同样精彩，甚至可以说，因为市井生活的建筑被拆毁很多，它的风情、它的故事反而被冷落了，被隐匿了。

某一个初冬残阳之日，从瑞金二路向东，我在这一段长乐路上“独乐乐”一回。坐北朝南的一长排民居，高福里、中和邨、庆福里，三条大弄堂一字排开。三条弄堂都是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弄堂走进去，是过街楼，再走进去，是“万国旗”——衣裳就晾在头顶，还有些许棉毛衫之类在滴水。弄堂是老了，历史也因老旧的弄堂而积淀。中和邨14号，是“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的诞生地。门外石碑，记载了1933年中国最早的大型慈善机构的风起云涌。隔壁弄堂庆福里18号，已故影星上官云珠曾经居住过；当年谁都是房客，匆匆而过，已然是八十年前(1939年)的往事了。

退出弄堂，恍然看到红底黄字横幅高挂着：“高福里地铁旧改征迁……”

横幅下小店还没有开门。这一段街面尽是服装小店，一开间门面，各有各的招牌，也各有各的潮。几十年前也是小店居多，只不过那时候是烟纸店、杂货店居多。有好几年了，这一段的长乐路被称作是旧日上海风情所在：路不宽而有梧桐，人不多而有闲趣，店不大而有风潮。在些许明星店的引领下，这一段的长乐路“潮”声响到了海外。

潮了几年后，对马路的向明中学和社会科学院收回了所有的沿街潮店门面，马路两面失去了平衡，潮也就说退就退了。几个月前，有网名惊叫，“最后一家潮店关闭，曾经充满想象力的上海长乐路，终于空了。”网民说的是NPC，被称作“中国第一家街头品牌集合店”。

马路对面向明中学和上海社科院的正门分别在瑞金二路和淮海中路，长乐路只是它们的后门。1902年，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后为震旦大学附属中学，也就是后来的长一小学；1936年学院内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并附中小学和幼儿园。这就是为什么社科院和向明中学是相通的由来。如今，139号是社科院，141号的长一小学已经归并到向明中学，143号则是向明中学原来的后门。向明中学的历史也是从马相伯1902年创办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算起。

今日社科院和向明中学在长乐路的后门造得比正门更有气派，庄重而远市井风情，闲人也就疏离。

每天大量时间的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一册在手，物我两忘，那种宁静的氛围和在字里行间穿越的快乐，是每个喜爱阅读的人都心领神会的。有人说阅读是一项终生受益的技能，但对于我，它就是一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从小就养成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连环画，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连环画。弄堂里有一间图书室，一分钱可以买两本连环画，两分钱看五本，我们姐妹俩一人出两分钱，一次就可看十本连环画。碰到特别喜欢的连环画，比如高尔基的三部曲，刘继自的《鸡毛信》，范生福的《林中猎人》等等，就缠着父母买下来。

我的阅读很杂，而且是呈阶段性的，有的阶段喜好历史类读物，有的阶段偏爱惊悚悬疑类小说，有的阶段又喜欢上了乡村文学或儿童文学。但不管在哪个阶段，看连环画一直是我的喜好。

可以说连环画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几十年里，每天要看大量的稿件，而真正属于自己的阅读时间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看连环画就变成了我阅读的捷径。不怕大家笑话，我就是通过看莎士比亚戏剧连环画来了解莎翁作品的。

看连环画能读到古今中外不少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更能欣赏到许多画家的精美画作，如赵宏本、钱笑呆、刘旦宅、施大畏、贺友直、华三川、卢延光、范生福等画家，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美不胜收。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那些细腻柔美挺拔奇特的线条，那些衣纹组织和山石皴法，具有浓郁的古拙意蕴。景色的描绘也十分细致到位，一草一木，远近疏密，组成了一幅幅优美简洁的画面。还比如《西厢记》里优雅绝美的画面，《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刻画，《长江三部曲》的恢宏场面，无不令我击节赞叹。我曾经如痴似醉地临摹过王叔晖的《西厢记》，也曾在无数个夜晚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董洪元画的高尔基的三部曲，以至于后来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看见那些风物人情仿佛都似曾相识。

有一阵子，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我的许多连环画都从那间小得不能再小的门市部里买来的。而印象最深的是曾经与一位卖连环画的老先生聊天，我们聊了许多连环画方面的问题，有一次还探讨了连环画脚本的文学性究竟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我记得他写文学脚本很重要，文字不仅是画面的说明，它还补充了画面的不足，使文字和图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等等。因为聊得投机，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我看到他名片上“李大发”三个字，当下就乐了，这不就是连环画《火种》的文字改编者么。那天真是机缘巧合，李大发先生刚来给我最后一套签名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门外就躲进了一位老先生，李老师指着画套上的“卢汶”签名说：“他就是卢汶先生，‘截江夺阿斗’就是他画的。”我看着卢老先生，只会傻乎乎地笑。

多年来，每次去外省市出差或旅游，我总会找机会去书店、地摊、出版社的门市部淘淘连环画。最近一次去北京，照例又到北总布胡同的人民美术出版社，遗憾的是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那家熟悉的门市部，一问，才知道由于不景气，关了。想起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连着两天泡在这个小门市部里翻翻连环画，不由得怅然若失。

每年的上海书展，我也非常关注连环画展台，但品种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新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真希望连环画的新作品越来越多，连环画的读者群不断壮大。

## 莫斯科的建筑

洁波

夏末，站在列宁山上俯瞰莫斯科，满目翠绿簇拥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尽收眼底。莫斯科河波光闪烁，宛如洁白的玉带，轻盈地穿城而过。河的两岸绿树环抱建筑，建筑依偎绿荫，一幢幢或古典或现代的建筑，聚了散，散了聚地向外极目延伸……莫斯科，果真是一座传说中的森林城市。

在欧洲人的眼里，俄罗斯被视为非正统的欧洲国家。因此，欧洲人自然不认为俄国人是自己的同类。而对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来讲，大概是囿于近现代历史的缘故，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却也心怀复杂情感。尽管这对于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来讲，虽然有些尴尬，但丝毫不会影响俄罗斯是世人公认的多姿多彩的国度，而它的文学、绘画、音乐艺术，乃至马戏更是蜚声世界，享誉四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和超级大国，可谓不可一世，风光无限。也就是那一时期，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建成了不少象征“中苏友好”的建筑物，如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中心就传承了许多的俄式建筑基因，与古朴的中国建筑形成强烈的反差。或许是由于处在那个特定的政治氛围，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熟悉并喜爱那些有着浑圆饱满穹顶和尖尖高塔风格的俄式建筑物的。

俄罗斯人大多信奉东正教，教堂文化色彩浓厚。行走在莫斯科的街头，仰望身边各式高大的建筑，很容易让人想到宏伟、大气、庄重、古典这样一些词汇。比如圣瓦西里大教堂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外型奇特，色彩斑斓，历史感凝重，古典风韵一览无余；仰望穹顶之下四围，通体金碧辉煌，各种浮雕、壁画、雕刻艺术品

镶嵌其中，可谓美轮美奂，精巧绝伦，令人叹为观止。而莫斯科国立大学、国家图书馆、联邦安全局大楼等建筑浑厚庄重，傲视四方，更是透着舍我其谁的霸气。

大体上讲，莫斯科现存最多的建筑主要建成于沙皇和苏联两个时期。以克里姆林宫为代表的建筑群是莫斯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大体始建于12至18世纪之间，比如建于15世纪的波克洛夫大教堂、圣母大教堂、多棱宫和18世纪修建的枢密院大厦，以及建于公元19世纪的大克里姆林宫和兵器陈列馆等。这些建筑大多洋溢着浓郁的教堂文化，属于古典主义的巴洛克风格。但毫无疑问，每一座建筑都蕴含着俄罗斯民族的智慧，是世界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斯大林时期，莫斯科的建筑进入活跃期，建筑风格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些建筑大多高耸雄伟，气势磅礴，多以对称布局，装饰富丽堂皇，时代感强烈，从中足可感受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激情与荣耀。位于列宁山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以及外交部大楼、乌克兰饭店、工业技术博物馆等建筑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色彩缤纷的国家，然而，莫斯科的建筑色调总体上却比较保守，多以黄、绿、紫红色为主调。但红场上的瓦西里·勃拉仁尼大教堂则与众不同，通体颜色耀眼，是莫斯科色彩最丰富的建筑之一，远远望去，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火焰。

建筑，是一个国家乃至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与魅力所在。莫斯科的建筑和这个号称战斗的民族粗犷气度就十分契合，或许还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

## 连环画中新天地

孙悦